

弘明集

冊一



弘明集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明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之監造

弘明集序

梁釋僧祐輯弘明集十四卷蓋由東漢以迄當時凡諸論著足以弘道明教羽翼法門者總之則閎儒什七開士什三斌斌具在唐釋道宣廣之爲三十卷蓋由鄭圃以迄當時凡諸論著有當于弘明者裒而什之區別爲類始則歸正終則統歸儒釋程能亦如嚮者二集並入大藏如海一漚康虞扞而出之易梵筴爲儒筴庶幾乎薄海內外亡不流通亦普門法也夫道函三爲一中古裂一爲三同出殊塗務伐異而守勝甚者互相排擊不啻華戎竊惟大同以及小康均之無爲而治老氏亦猶行古之道也豈捺戶說爲哉周公仲尼惟制作刪述爲汲汲儒者迄今爲政顧乃尊龍德而薄猶龍爰及漢明釋教始入中國西極之化未之前聞重以言語不通謠俗不易羣吠所怪鮮不斫斨久之則譯其言其言可繹格其俗其俗可因于時學士大夫比丘弟子羣然倡和有若于喁彼或薄以先聲亦且建旗鼓當之矣及夫初祖旣東言筌畢廢六祖南矣登最上乘故其教入梁滋昌躋

唐滋大梁則僧祐唐則道宣雲作風行會逢其適是二集之所由輯也其後昌黎直諫方之禹功宋儒擯斥異端傳諸戎首猥云以道自任耳視者愈益耽耽彼日而升此月而恆成虧不相及矣我

二祖在宥而理參兩成能六籍三乘相爲經緯真儒崛起起履不二之門宗廟百官惟所寓目粹然而辟闡者直以爲吾廬此滅號之圖第保聲名無缺耳有唐祖玄元而稱帝其教益張釋氏紛紛執言嚴于詬厲然則後世之絀釋氏豈惟儒者褊心乎慨自白馬入都始或以侏僂逆耳譯者以意逆志未必皆得其心彼豈不聰難以求備二集所載則皆斐然成章論其世而稽其人其較著者可僂指也儒則漢桓譚牟融晉孫綽郗超習鑿齒宋宗炳何承天顏延之謝靈運羅含孫盛齊明僧紹張融周顒孔稚圭北魏魏收北齊盧思道顏之推梁蕭統劉勰沈約江淹江總王僧孺陳徐陵隋李德林薛道衡唐褚亮裴子野釋則晉慧遠支遁梁法雲隋智者唐玄奘是皆深沉博雅精義弘詞披瑕握瑜亦有足術昭明文選簡捷之外無稱焉誠懼一

傳衆咻莫爲適主寧爲絕物無寧自絕于儒要以嬰兒未孩其嘔如
一傳楚則楚傳齊則齊作者並立莊嶽之間壹稟于正彼其習心不
察猶然以爲鳩舌也者而非之諄矣且也冀州之野三聖出焉大江
以南率隸蠻服概諸古昔大有徑庭乃今吳越江海之陬遞以人文
甲天下大行迤北僅當一隅藉令尊古而卑今是秦亡復陶而吳廢
縞帶諄之諄者也二釋所輯具有羽翼功幸得康虞爲之臚傳將令
咻者批頰退矣夫道家率由上古于時爲春于樂爲蕢桴于文爲鳥
跡彼一時也儒者自中古起家于時爲夏于樂爲韶武于文爲鍾王
此一時也釋氏先發後至于時爲秋之成于樂爲鈞于文爲籀又
一時也康虞之爲是舉也殆將通百世秩三時律八風銘九鼎異非
歧異同非雷同昭然發牆面之矇解兩家之難卽有喙三尺甯詎能
黜鄒魯而夷之耶雖然少林曹谿默存而已弘無所弘斯至道也明
無所明斯至教也二釋同時而出寧復背馳射者取節騶虞此直爲
之嚆矢由斯決捨而進不失嚮方康虞得師達觀抑或可以語此是

集固將流通無間惡用不佞之言

萬曆丙戌夏六月望方外司馬汪道昆著

...

...

...

...

...

...

...

...

...

...

...

...

弘明集目錄

卷第一

理惑論 三十篇

漢牟融

正誣論 未詳作者

卷第二

明佛論

宋宗炳

卷第三

與宗居士書

宋何承天

答何衡陽書

宗炳

答宗居士書

何承天

答何衡陽書

宗炳

答宗居士書

何承天

喻道論

晉孫綽

卷第四

達性論

何承天

釋達性論

宋顏延之

答顏光祿

何承天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重答顏光祿

何承天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卷第五

更生論

宋羅含

與羅君章書

宋孫盛

答孫安國書

羅含

神不滅論

宋鄭道子

新論形神

晉桓譚

沙門不敬王者論

五篇并序

晉釋慧遠

沙門袒服論

釋慧遠

難袒服論

何鎮南

答何鎮南

釋慧遠

明報應論 并問

釋慧遠

三報論

釋慧遠

卷第六

釋駁論 并序

晉釋道恆

正二教論

南齊明僧紹

門論

南齊張融

難張長史門論 并問答
三首

南齊周顥

答周顥書

張融

重答張長史書

周顥

與顧道士書

謝鎮之

重與顧道士書 并頌

謝鎮之

卷第七

難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朱昭之

諮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朱廣之

駁顧道士夷夏論 并書

宋釋慧通

戎華論折顧道士夷夏論

宋釋僧愍

卷第八

辯惑論 并序

釋玄光

滅惑論

梁劉勰

釋三破論

釋僧順

卷第九

立神明成佛義記 并沈續序注

梁武帝

難神滅論 并序

梁蕭琛

難神滅論 并啓

曹思文

答曹舍人 并啓

梁范縝

重難神滅論

曹思文

卷第十

敕答臣下神滅論

梁武帝

與王公朝貴書并六十
二人答

梁釋法雲

卷第十一

答宋文帝讚揚佛教事

宋何尚之

與高明二法師難佛不見形書

宋李焯

答李交州書

宋釋道高

與道高法師書

李焯

重答李交州書

釋道高

與道高法師書

李焯

答李交州書

宋釋法明

與孔中丞書二首

南齊蕭子良

答蕭司徒書三首

南齊孔稚珪

答孔中丞書

蕭子良

與恒標二公勸罷道書

後秦主姚略

答秦主書

釋道恆道標

詔恒標二公

姚略

重答秦主

釋道恆道標

詔恒標二公

姚略

重答秦主

釋道恆道標

與鳩摩羅耆婆書

姚略

與僧遷等書

姚略

答秦主書

釋僧碧等

與遠法師書

晉桓玄

答桓南郡書

釋慧遠

辭劉刺史舉秀才書

齊釋僧巖

答僧巖法師書

齊劉君白

與劉刺史書

釋僧巖

答僧巖法師書

劉君白

與劉刺史書

釋僧巖

答僧巖法師書

劉君白

卷第十二

與釋道安書

晉習鑿齒

與張新安論孔釋書

譙王

答譙王論孔釋書

張新安

與沙門論踞食書

鄭道子

與王司徒諸公論沙門踞食書

宋范泰

答范伯倫諸檀越書

宋釋慧義等

重答法師慧義等書

范泰

與生觀二法師書

范泰

論沙門踞食書 三首

范泰

奏沙門不應盡敬表 有序

晉何充等

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晉庾冰

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充等

重代晉成帝沙門不應盡敬詔

庾冰

重奏沙門不應盡敬表

何充等

與八座論沙門敬事書

桓玄

答桓玄論沙門敬事書

晉桓謙等

與王中令難沙門應敬王事

桓玄

答桓太尉

晉王謚

難王中令

桓玄

答桓太尉

晉王謚

難王中令

桓玄

答桓太尉

王謚

與王中令書

桓玄

重難王中令

桓玄

重答桓太尉

王謚

與遠法師書

桓玄

答桓太尉書

釋慧遠

重答遠法師書

桓玄

許沙門不致禮詔

桓玄

答桓玄詔

晉卞嗣之
袁恪之

詔

桓玄

答桓玄詔

馬範卞嗣之

詔

桓玄

答桓玄詔

卞嗣之

詔

桓玄

答桓玄詔

卞嗣之

與僚屬沙汰僧衆教

桓玄

與桓太尉論科簡沙門書

釋慧遠

與桓太尉論州符求沙門名籍書

晉釋支遁

啓齊武帝論檢試僧事

齊釋道盛

卷第十三

奉法要

晉郗超

庭詰二章

顏延之

日燭

王該

卷第十四

檄太山文

釋竺道爽

檄魔文

釋智靜

破魔露布文

釋寶林

弘明集後序

梁釋僧祐

弘明集卷第一

梁天不釋古僧會祐天撰

理惑論三十七篇○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漢牟融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比之於孟軻距楊朱墨翟先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

是時諸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以為榮爵易讓使命難辭遂嚴當行會被州牧優文處士辟之復稱疾不起牧弟為豫章太守為中郎將笮融所殺時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牧乃請牟子曰弟為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

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
伏櫪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効遂嚴當發會其母卒亡遂不果
行久之退念以辯達之故輒見使命方世擾攘非顯己之秋也乃歎
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
玄妙爲酒漿翫五經爲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
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
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問曰佛從何出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行狀何類乎牟子
曰富哉問也請以不敏略說其要蓋聞佛化之爲狀也積累道德數
千億載不可紀記然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於白淨王夫人晝寢
夢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悅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從母右脅而
生墮地行七步舉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踰我者也時天地大動宮
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廐中白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

曰犍陟王常使隨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身長丈六體皆
金色頂有肉髻頰車如師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輻輪頂光照萬里此
略說其相年十七王爲納妃鄰國女也太子坐則遷座寢則異牀天
道孔明陰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偉太子爲興宮觀妓
女寶玩並列於前太子不貪世樂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
呼車匿勒犍陟跨之鬼神扶舉飛而出宮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
吏民莫不歎欵追之及田王曰未有爾時禱請神祇今既有爾如玉
如珪當續祿位而去何爲太子曰萬物無常有存當亡今欲學道度
脫十方王知其彌堅遂起而還太子徑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所以
孟夏之月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英釋狐裘衣絺綌中呂之時也所
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處其中和也所著經凡有十二部合八億四
千萬卷其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佛教授天下度脫人民因
以二月十五日泥洹而去其經戒續存履能行之亦得無爲福流後
世持五戒者一月六齋齋之日專心壹意悔過自新沙門持二百五

十戒日日齋其戒非優婆塞所得聞也威儀進止與古之典禮無異終日竟夜講道誦經不預世事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其斯之謂也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諡號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爲佛也

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統縱其外毫釐爲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指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爲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弦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

知其名強字之曰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
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
之有乎

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
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
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
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
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
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谿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
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
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
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寂窈妙之內靡不
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
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

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奚爲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爲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日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與之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覩駝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子皋陶馬喙文王四乳禹耳參漏周公背偻伏羲龍鼻仲尼反頰老子日角月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臂掉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蘇夫掉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短髮文身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短髮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

德不拘於小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不視色可謂讓之至也何
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
容君子爲勇而有義不聞譏其自毀沒也沙門剃除鬚髮而比之於
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
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子曰夫
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
薛大夫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老子曰各與身孰
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禮
節崇仁義視清潔鄉人傳業名譽洋溢此中士所施行恬憒者所不
恤故前有隨珠後有虓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命而後其利
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孔聖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
其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遊世之樂反淑賢以賀妻子之歡
是不爲奇孰與爲奇是不爲異孰與爲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製服飾箕子陳洪範貌爲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威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摺紳之飾也牟子曰老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崇質朴豈復須章黼之冠曲裘之飾哉然其人稱有德而孰旡之信而無爲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傳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聽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

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
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
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何
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
福堂爲惡旣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
如金比草善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
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喆之語也夫履道者當
虛無澹泊歸志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
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
之耳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
敬死事哀感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
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
旣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

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鍾鼓豈有自鳴者桴加而有聲矣

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實闕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喆瞽叟生舜而頑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爲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爲當舍堯舜周孔之道金玉不相傷精魄一作不相妨謂人爲惑時自惑乎

問曰蓋以父之財乞路人不可謂惠二親尙存殺己代人不可謂仁

今佛經云太子須大拏以父之財施與遠人國之寶象以賜怨家妻
子勾與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不愛其親而愛他人
謂之悖德須大拏不孝不仁而佛家尊之豈不異哉牟子曰五經之
義立嫡以長太王見昌之志轉季爲嫡遂成周業以致太平娶妻之
義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以成大倫貞士須聘請賢臣待徵召伊尹
負鼎干湯寧戚叩角要齊湯以致王齊以之霸禮男女不親授嫂溺
則援之以手權其急也苟見其大不拘於小大人豈拘常也須大拏
觀世之無常財貨非己寶故恣意布施以成大道父國受其祚怨家
不得入至於成佛父母兄弟皆得度世是不爲孝是不爲仁孰爲仁
孝哉

問曰佛道崇無爲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
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一作此乃世之僞而佛道謂之無爲

邪牟子曰工輪能與人斧斤繩墨而不能使人巧聖人能授人道不
能使人履而行之也皋陶能罪盜人不能使貪夫爲夷齊五刑能誅

無狀不能使惡人爲曾閔堯不能化丹朱周公不能訓管蔡豈唐教之不著周道之不備哉然無如惡人何也譬之世人學通七經而迷於財色可謂六藝之邪姪乎河伯雖神不能溺陸地人飄風雖疾不能使湛水揚塵當患人不能行豈可謂佛道有惡乎

問曰孔子稱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叔孫曰儉者德之恭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爲名盡貨與人爲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叔孫之論刺嚴公之刻楹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入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羈以一餐之惠全其所居之閭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夫事莫過於誠說莫過於實老子除華飾之辭崇質朴之語佛經說不指其事徒廣取譬喻譬喻非道之要合異爲同非事之妙雖辭多語博猶玉屑一車不以爲寶矣牟子曰事嘗共見者可說以實一人見一人不見者難與誠言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麟何類乎見者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麕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又曰譬道於天下猶川谷與江海豈復華飾乎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引天以比人也子夏曰譬諸草木區以別之矣詩之三百牽物合類自諸子識緯聖人祕要莫不引譬取喻子獨惡佛說經牽譬喻邪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肴爲上孔子云食不厭精繪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

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
公之位易其行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
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
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
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
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於朝堂衣狐裘以當毳賓被絺綌以
御黃鍾非不麗也乖其處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賣
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
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而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爲
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
問曰漢地始聞佛道其所從出邪牟子曰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
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羣臣此爲何神有通人傅毅

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支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修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佛圖像時國豐民寧遠夷慕義學者由此而滋

問曰老子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爲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辯乎老子不云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

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謂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辯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
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瓌瑗曰國有道則直國無道
則卷而懷之甯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
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
爲當言論而不行哉

問曰子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澹泊世人學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
廓落難用虛無難信何乎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比於衆
耳作咸池設大章發簫韶詠九成莫之和也張鄭衛之弦歌時俗之
音必不期而拊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爲下里之曲和者千人引
商徵角衆莫之應此皆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闕之見
而謗堯舜接輿以毛鷲之分而刺仲尼皆孰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
商而謂之角非彈弦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之石非璧之
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

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爲非俗所見不爲譽者貴不爲毀者賤用不用自天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辨也牟子曰非吾辨也見博故不感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爲華未成實矣吾旣覩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淡之性觀無爲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闕谿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云佛經如江海其文如錦繡何不以佛經答吾問而復引詩書合異爲同乎牟子曰渴者不必須江海而飲饑者不必待敖倉而飽道爲智者設辯爲達者通書爲曉者傳事爲見者明吾以子知其意故引其事若說佛經之語談無爲之要譬對盲者說五色爲聾者奏五音也師曠雖巧不能彈無弦之琴狐貉雖煇不能熱無氣之人公明儀爲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爲蚊

虬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蹠蹠而聽是以詩書理子耳

問曰吾昔在京師入東觀遊太學視俊士之所規聽儒林之所論未聞修佛道以爲貴自損容以爲上也吾子曷爲耽之哉夫行迷則改路術窮則反故可不思歟车子曰夫長於變者不可示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也老子曰名者身之害利者行之穢又曰設詐立權虛無自貴修閨門之禮術時俗之際會赴趣間隙務合當世此下士之所行中士之所廢也況至道之蕩蕩上聖之所行乎杳兮如天淵兮如海不合闕牆之士數仞之夫因其宜也彼見其門我覩其室彼采其華我取其實彼求其備我守其一子速改路吾請履之故禍福之源未知何若矣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疹中而其病也车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蒿黍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欲減江海躡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

衝吾所褻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問曰王喬赤松八僊之籙神書百七十卷長生之事與佛經豈同乎
牟子曰比其類猶五霸之與五帝陽貨之與仲尼比其形猶丘垤之
與華恆涓瀆之與江海比其文猶虎鞞之與羊皮斑紵之與錦繡也
道有九十六種至於尊大莫尙佛道也神僊之書聽之則洋洋盈耳
求其效猶握風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無爲之所不貴焉得同
哉

問曰爲道者或辟穀不食而飲酒啖肉亦云老氏之術也然佛道以
酒肉爲上戒而反食穀何其乖異乎牟子曰衆道叢殘凡有九十六
種澹泊無爲莫尙於佛吾觀老氏上下之篇聞其禁五味之戒未覩
其絕五穀之語聖人制七典之文無止糧之術老子著五千之文無
辟穀之事聖人云食穀者智食草者癡食肉者悍食氣者壽世人不
達其事見六禽閉氣不息秋冬不食欲效而爲之不知物類各自有
性猶磁石取鐵不能移毫毛矣

問曰穀寧可絕不牟子曰吾未解大道之時亦嘗學焉辟穀之法數千百術行之無効爲之無徵故廢之耳觀吾所從學師三人或自稱七百五百三百歲然吾從其學未三載間各自殞沒所以然者蓋由絕穀不食而啖百果享肉則重盤飲酒則傾罇精亂神昏穀氣不充耳目迷惑煙邪不禁吾問其故何荅曰老子云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徒當日損耳然吾觀之但日益而不損也是以各不至知命而死矣且堯舜周孔各不能百載而末世愚惑欲服食辟穀求無窮之壽哀哉

問曰爲道之人云能却疾不病弗御針藥而愈信有之乎何以佛家有病而進針藥邪牟子曰老子云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唯
有得道者不生亦不壯不壯亦不老不老亦不病不病亦不朽是以
老子以身爲大患焉武王居病周公乞命仲尼有疾子路請禱吾見
聖人皆有疾矣未覩其無病也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
針於岐伯此之三聖豈當不如今之道士乎察省斯言亦足以廢矣

問曰道皆無爲一也子何以分別羅列云其異乎更令學者狐疑僕以爲費而無益也牟子曰俱謂之草衆草之性不可勝言俱謂之金衆金之性不可勝言同類殊性萬物皆然豈徒道乎昔楊墨塞羣儒之路車不得前人不得步孟軻闢之乃知所從師曠彈琴俟知音之在後聖人制法冀君子之將覩也玉石同置猗頓爲之於愷朱紫相奪仲尼爲之歎息日月非不明衆陰蔽其光佛道非不正衆私掩其公是以吾分而別之臧文之智微生之直仲尼不假者皆正世之語何費而無益乎

問曰吾子訕神僂抑奇怪不信有不死之道是也何爲獨信佛道當得度世乎佛在異域子足未履其地目不見其所徒觀其文而信其行夫觀華者不能知實視影者不能審形殆其不誠乎牟子曰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昔呂望周公問於施政各知其後所以終顏淵乘駟之日見東野車之馭知其將敗子貢觀邾魯之會而昭其所以喪仲尼聞師曠之弦而識文王之操季子聽

樂覽衆國之風何必足履目見乎

問曰僕嘗遊于闐之國數與沙門道人相見以吾事難之皆莫對而詞退多改志而移意子獨難改革乎牟子曰輕羽在高遇風則飛細石在谿得流則轉唯泰山不爲飄風動磐石不爲疾流移梅李遇霜而落葉唯松柏之難凋矣子所見道人必學未浹見未博故有屈退耳以吾之頑且不可窮況明道者乎子不自改而欲改人吾未聞仲尼追盜跖湯武桀紂者矣

問曰神仙之術秋冬不食或入室累旬而不出可謂澹泊之至也僕以爲可尊而貴殆佛道之不若乎牟子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以西爲東自謂不矇以鷗梟而笑鳳凰執螻蛄而調龜龍蟬之不食君子不貴蛙蟒穴藏聖人不重孔子曰天地之性以人爲貴不聞尊蟬蟒也然世人固有啖菖蒲而棄桂薑覆甘露而啜酢漿者矣毫毛雖小視之可察泰山之大背之不見志有留與不留意有銳與不銳魯尊季氏而卑仲尼吳賢宰嚭不肖子胥子之所疑不亦宜乎

問曰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弟子皆不死而僊佛家云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人所語也老子曰天地尚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孔子曰賢者避世仁孝常在吾覽六藝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陵伯夷叔齊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討而沒武王不能待成王大而崩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渣醢之語伯牛有亡命之文曾參有啓足之詞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皆著在經典聖人至言也吾以經傳爲證世人爲驗云而不死者豈不惑哉

問曰子之所解誠悉備焉固非僕等之所聞也然子所理何以止著三十七條亦有法乎牟子曰夫轉蓬漂而車輪成窰木流而舟楫設蜘蛛布而罽羅陳鳥跡見而文字作故有法成易無法成難吾覽佛經之要有三十七品老氏道經亦三十七篇故法之焉於是惑人聞之踈然失色义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矇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弗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湯雪請得革情洒心自敕願受五戒作優

婆塞

正誣論

未詳作者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胡狄父子聚麀貪婪忍害昧利無恥侵害不厭屠裂羣生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於此云云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真有胸無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卽老子弟子也老子卽佛弟子也故其經云聞道竺乾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繇繇竺乾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爲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耶以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衆聖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宰世必以道莅之遠人不服則綏以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以除暴止戈拯濟羣生行小殺以息大殺者也故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仗正順敵國有釁必鳴鼓以彰其過總義

兵以臨罪人，不以闇昧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姪刑極武。勝則以喪禮居之，殺則以悲哀泣之。是以深貶誘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假道以成其暴，皆經傳變文譏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衷甲之詐，以崇咀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四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於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競以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殺，屠城則盡坑無遺。故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亡，舉世哀其灰燼。兵之弊也，遂至於此。此爲可痛心而長歎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翦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容賢而況萬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羌。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於彼。形教萬方而理運不差，原夫佛之所以夷跡於中岳，而矐奇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強，而其欲覆滅使無子遺哉？此何異氣厲殷流不蠲，良淑縱火中原，蘭蕙俱焚，桀紂之虐猶將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

以暴易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爲辭適足肆謗言眩愚豈允情合義有心之難乎

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面開百門門廣萬里云云正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部分敘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著生長枉造僞說或顛倒淆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地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以一事覆之足明其錯謬者多矣臧獲牧豎猶將知其不然况有識乎欲以見博祇露其愚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衆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怖爲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而惡者多惡人死輒充六畜爾則開闢至今足爲久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應希矣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爲惡耳今所以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以其能掘衆惡之栽滅三毒之燼修五戒之善盡十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巳曉了本

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爲之場耳計天下蜚蟲之數不可稱計人本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焉體十分之九豈可言哉故天地之性以人爲貴榮期所以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人類不醜惡於畜生以芻水爲甘膳以羈絡爲非謫安則爲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詰而虛妄自露矣今且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譴祖先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令顏冉之尸羅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貉魍魎厲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因禁戒之人乎以此爲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構塔寺華飾奢侈糜費而無益云云正曰

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悉已備於首論矣請復伸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蟲黼黻絺繡故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將使異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覩而興感故聞鼓鼙之音覩羽麾之象則思將帥之臣聽琴瑟之聲觀庠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令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仄陋是以諸奉佛者仰慕遺跡思存髣髴故銘列圖像致其虔肅割捐珍玩以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蹄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美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以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逸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

又專誣以禍福爲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善惡之乘形聲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己而理玄應耳佛與周孔但共明忠孝信順從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渡水之方則使資舟楫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其誨人之法救厄死之術亦猶神

農唱粒食以充饑虛黃帝垂衣裳以禦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以
求溫不能強與之也夫扁鵲之所以稱良醫者以其應疾投藥不失
其宜耳不責其令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吾能令當生者不死
不能令當死者必生也若夫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乎守膏肓而
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咎聖人深恨良醫非徒
東走其勢投奔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嘗聞能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
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災却疫克靜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絕
粒呼吸清醇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正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
情者不務命之所無柰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以智德
求之者則發曰二子足令文父致千齡矣顏子死則稱天喪子惜之
至也無以延之耳且陰陽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故堯
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災涿鹿有漂櫓之血坂泉有橫野之屍何
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邪且夫熊經鳥曳導引吐納輟黍稷而御英

藥吸風露以代餼糧俟此而壽有待之倫也斯則有時可夭不能無窮者也沙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抗志於二儀之表延祚於不死之鄉豈能屑心營近與涓彭爭長哉難者苟欲騁飾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奏義無宮商嗟夫北里之亂雅惡綠之奪黃也其餘噪之音曾無紀綱一遵先師不答之章

又誣云漢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遂斷盜官運以自利入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與酒食云云後爲劉繇所攻見殺云云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教率以慈仁不殺忠信不愆廉貞不盜爲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邇者凶而融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殺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官物以自利入犯盜三也佛經云不以酒爲惠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譬猶吏人解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爲惡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正曰石崇之爲人余所悉

也憺盈耽酒放僭無度多藏厚斂不恤惇獨論才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卽如世人貌清心穢色厲內荏口詠禹湯而行偶桀跖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誣云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災非通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爲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具涉僞上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累未合道家嬰兒之旨矣以此而遇忌勝之雄喪敗理耳縱如難者之言精進而遭害者有矣此何異顏項夙天夷叔餒死比干盡忠而陷割心之禍申生篤孝而致雉經之痛苦若此之比不可勝言孔子云仁者壽義者昌而復或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

又誣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續待絕之日皆以爲福祿之來無復哀感之容云云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玄同彼我渾齊脩短涉生死之變泯然無概步禍福之地而夷心不怛樂天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哀死慎終

之心乃所以增其篤也故有大悲弘誓之義離人之喪猶如哀矜以德報怨不念舊惡況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以無哀感之心者哉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恐疇己之深也逆情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卷第一

音釋 弘第一

鷓鴣 鷓何葛切 鳴音 眈 時吏切 瞻也 笮 疾各功 姓也 犍 居言切 絺 絺丑知切 絃 絃乞逆切

繇葛 悅呼晃切 喙 許穢切 口也 頤 音羽 子頭也 粹 即律切 髮也 虡 許交切 虎怒聲也 喆 陟列切

切聖 也 桴 芳無切 擊鼓杖也 媵 蘇老切 兄之妻也 給 徒亥切 誑詐也 鞞 居宜切 居屬 麇 居筠切 鹿屬 囊 籥

囊他 各切 環 環其於切 籥以灼切 瑗 瑗於願切 徒結切 垤 徒結切 蟻封也 貉 下各切 似狐者 圻 魚斤切 崖岸也 疹 章忍切

起 毛苦郭切 去也 韞 匹靡切 菹 菹側魚切 醢呼改 跖 子六切 不 麀 於求切

切牝 也 婪 盧含切 貪也 釁 許覲切 隙也 刳 亡粉切 斷首也 黻 分勿切 與青曰黻 旂 音奇 交龍為旂 舩 即涉

切短 也 惇 渠營切 無弟兄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弘明集卷第二

梁釋僧祐撰

明佛論

一名神
不滅論

宋宗炳

夫道之至妙固風化宜尊而世多誕佛咸以我躬不閱惶恤于後萬里之事百年以外皆不以爲然況須彌之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宿緣繇邈億劫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華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典自堯至漢九州華夏曾所弗暨殊域何感漢明何德而獨昭靈彩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以玄覽故至理匪遐而疑以自沒悲夫中國君子明於禮義而闇於知人心寧知佛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臧猶興喪及之況精神我也得焉則清升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不臨深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奕形算之淺而奕秋之心何嘗有得而乃欲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於天穿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覽鑒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

得唯當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經爲指南耳彼佛經也
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高言實
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推世之所見而會
佛之理爲明論曰今自撫踵至頂以去陵虛心往而勿已則四方上
下皆無窮也生不獨造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奕世相生而
不已則亦無竟也是身也既日用無垠之實親由無始而來又將傳
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久人固相與陵之
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萬二
千天下恆沙閱國界飛塵紀積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
獨安我而疑彼哉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綴彝倫於太虛
爲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邇所謂軒
轅之前遐哉邈矣者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
唐虞春秋屬辭盡於王業禮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於無窮之中
煥三千日月以列照麗萬二天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蠻

觸之域應求治之麤感且寧乏於一生之內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爲始形而略於爲神哉登蒙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墳典已逸俗儒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真之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麤之闕文以書禮爲限斷聞窮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層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蓋謂至無爲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陽不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明無則以何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流成麤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瞽舜之神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前素有麤妙矣旣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旣死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革不滅之分矣故云

精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數也夫以累瞳之質誕于頑
瞽嚚均之身受體黃中愚聖天絕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麤
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哉今則獨絕其神昔有接麤
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
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據有腐
則其身或屬續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
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生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
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獄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許其神則
嶽唯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麤哉而感
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
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
則以形爲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之際於天下盤於
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嵇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乏皆
不疾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復

稟之以生隨之以滅邪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卽問談者何以了其必空則必無以了矣苟無以了則文穆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爲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見哉嬴博之葬曰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亂滔天其要心神之爲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惡惡已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識常含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寬寧當復不稍滅其惡漸修其善乎則向者神之所含知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歲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堯者也夫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應分至啓閉而燕鴈龍蛇蠅焉出沒者皆先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厥羣有同見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萬化之不盡然哉今所以殺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爲縲繼之罪者及今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冥緣前邁而人理

後發矣夫幽顯一也覺違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怪矣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含知堯之識幽顯於萬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加有日月之宗垂光助照何緣不虛己鑽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情兆今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皆精由情構矣情構於己而則百衆神受身大似知情爲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所會亦必循俯入精化相與順生而數萬族矣況今以情貫神一身死壞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滅之本稟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爲無欲欲情唯神獨照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升天龍潛鳥颺反風起禾絕粒弦歌亦皆由窮神爲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圖洛之出書莫莢無栽而

敷玄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爾以亡火流王屋而爲烏
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歛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
法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何變可限
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絕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
身涌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黃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
瑞之奄曖顯沒旣出形而入神同惚恍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哉
冥覺法王清明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顏咫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
洪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黍崩
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固相爲形影矣夫形無無影
聲無無響亦情無無報矣豈直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情由應
物無遁形但或結於身或播於事交賒紛綸顯昧渺漫孰覩其際哉
衆變盈世羣象滿目皆萬世已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
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爲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
心潔情必妙生於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悖於三塗之域何斯唱之

迢邐微明有實理而直疏魂沐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已來孤聲豁然滅除心患未有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顏子之微微而必乾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識必用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卽而成燭耳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之構旣新故妙續則悉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觀之必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識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顏子知其如此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顏子之屢虛則知其有之實無矣況自茲以降喪真彌遠雖復進趨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感遁天妄行彌非真有矣況又質味聲色復是情僞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潛謝變速奔電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瞬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爲有乎

甚矣僞有之蔽神也。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朏然彌厚，則照而昧矣。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從藹至昧，要隨鏡不滅。以之辨物，必隨穢彌失而過，謬成焉。人之神理，有類於此。僞有累神，成精麤之識，識附於神，故雖死不滅。漸之以空，必將習漸至盡而窮本神矣。泥洹之謂也。是以至言雲：富從而豁，以空焉。夫巖林希微，風水爲虛，盈懷而往，猶有曠然。況聖穆乎空，以虛授人，而不清心樂盡哉。是以古之乘虛入道，一沙一佛，未詎多也。

或問曰：神本至虛，何故沾受萬有而與之爲緣乎？又本虛既均，何故分爲愚聖乎？又旣云心作萬有，未有萬有之時，復何以累心使感而生萬有乎？答曰：今神妙形麤而相與爲用，以妙緣麤，則知以虛緣有矣。今愚者雖鄙，要能處今識，昔在此憶，彼皆有神功，則練而可盡，知其本均虛矣。心作萬有，備於前論，據見觀實三者，固已信然矣。但所以然者，其來無始，無始之始，豈有始乎？亦玄之又玄矣。莊周稱冉求問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蓋謂雖在無始之前，仰尋

先際初自茫渺猶今之冉求耳今神明始創及羣生最先之祖都自
杳漠非追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預乎夫聖固凝廢感而後應耳
非想所及卽六合之外矣無以爲感故存而不論聖而弗論民何由
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弼成五服敷
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暘谷濛汜之際
非復人理所預則神聖已所不明矣況過此彌往渾瀚冥茫豈復議
其邊陲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議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
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亦一理相貫耳豈獨可議哉皆
由冥緣隨宇宙而無窮物情所感者有限故也夫衆心稟聖以成識
其猶衆目會日以爲見離婁察秋毫於百尋者資其妙目假日而覩
耳今布毫於千步之外目力所匱無假以見而於察微避危無所少
矣何爲以千步所昧還疑百尋之毫乎今不達緣本情感所匱無以
會聖而知取至於致道之津無所少矣何爲以緣始之昧還疑旣明
之化矣哉

或問曰今人云不解緣始故不得信佛此非感邪聖人何以不爲明之答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苦空之義兼愛弗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修而六度明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是以聞道靈鷲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也豈復遠疑緣始然後至哉理明訓足如說修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想所不及者與將隕之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拔要求矢藥造構之始以致命絕夫何異哉皆由猜道自昔故未會無言致使今日在信妄疑耳豈可以爲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感固無以感聖而尅明矣夫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虛己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隨應來一悟所振終可遂至冥極守是妄疑而不歸純斂衽者方將長淪惑網之災豈有旦期背向一差升墜天絕可不慎乎

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之至也亦佛經

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爲無爲之至也卽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實之疑安得不生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蘄乎亂洙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顏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內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禮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導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過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崖莫匪爾極矣雖慈良無爲與佛說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弗明耳且凡稱無爲而無不爲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

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答曰余前論之旨已明俗儒而編專在治跡言有出

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絕滅於坑焚今又重敷所懷夫三皇之書
謂之二墳言大道也爾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弗離若
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無生空衆性以照極者復以何道
大道乎斯文沒矣世孰識哉史遷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
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淵疏通其知如神旣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
而生者矣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凡岱幽陵蟠木之遊逸跡超浪何
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年舜則七十廣
成大隗鴻崖巢許夸父北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溢於時而
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闢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帝文
不雅馴摺紳難言唯採殺伐治跡猶萬不記一豈至道之盛不見于
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攜七聖於具
茨見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
劫之表哉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卽首楞嚴三昧矣得吾
道者上爲皇下爲王卽亦隨化升降爲飛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下爲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隗之風稱
天師而退者亦十號之稱矣自恐無生之化皆道深於若時業流於
玄勝而事沒振古理隨文翳故百家所撫若曉而昧又搢紳之儒不
謂雅馴遂令徇世而不深於道者仗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
化困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迷山海天毒之國偃人而愛人郭
璞傳古謂天毒卽天竺浮屠所興偃愛之義亦如來大慈之訓矣固
亦旣聞於三五之世也國典弗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
際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之問禮老爲言之關尹之求復爲明道設
使二篇或沒其言獨存於禮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翁直是知禮老
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
斷以所見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劫燒之說劉向列仙敘
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
者衆而顯結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揚於物耳道人澄公
仁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淄城中有古阿育王寺處猶有形像

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虎使者依圖搜求皆如言得
近姚略叔父爲晉王於河東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
鑿求得佛遺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覩於灞上比丘
今見存辛一作新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以不說
於三傳者亦猶于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化實彰有晉而盛於
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存一切洞徹而威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爲不曜光
儀於當今使精麤同其信悟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
子之流於佛無覩故同其不信俱陷闡提之苦秦趙之衆一日之中
白起項籍坑六十萬夫古今彝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有宿緣大善
盡不覩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覩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愁然畢
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爲慈乎緣不傾天德不邈世則不能濟何
以爲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魯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遠江而
蝗避境猶皆心力橫徹能使非道玄通況佛神力融起之氣治籍之

心以活百萬之命殊易夫納須彌於芥子甚仁於毀身乎一虎一鴿
矣而今想焉而弗見告焉而弗聞請之而無救寂寥然與大空無別
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燒身者有絕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苦力役傾
資寶而事廟像者頓奪其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應在
將來者則向六十萬命善惡不同而在滅同矣命善惡雖異身後所
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別將來浩蕩爲欲何望況復恐
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聾瘖瘂牢獄毒痛
皆得安寧夫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
宜寧與彼一矣而經則快多是語實則竟無暫應安知非異國有命
世逸羣者構此空法以脅異翼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之美
純而易信者一己輸身遂相承於不測而勢無止薄乎答曰今不覩
其路故於夷謂險誠瞰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
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爲一神與道爲二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
而無造夫萬化者固各隨因緣自作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

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爲可不由緣數越宿命而橫濟也蓋衆生無量神功所導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水四凶瞽頑象傲皆化之固然堯舜弗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降水流凶允若克諧其德豈不大哉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於濟生之俗敷化於外生之世者耳至於因而而不爲功自物成直堯之殊應者耳夫鍾律感類猶心玄會況夫靈聖以神理爲類乎凡厥相與冥邁於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增明故能感詣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映多寶涌見燈王入室豈佛之獨顯乎哉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內皆其誠背于昔故會垂于今雖復清若夷齊貞如柳季所志苟殊復何由感而見佛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已還雖復禮義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極之容復何由感映豈佛之偏隱哉我弗見矣若或有隨緣來生而六度之誠發自宿業感見獨朗亦當屢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乎然則麤妙在我故見否殊應

豈可以己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趙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不滅起籍二將豈將頓滅六十萬神哉神不可滅則所滅者身也豈不皆如佛言常滅羣生之身故其身受滅而數會於起籍乎何以明之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於雞彘犬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充身暴同蛛蠅爲網矣鷹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虐已甚矣天道至公所布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冥應哉今六十萬人雖當美惡殊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美惡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實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日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之所述無以云焉至若于公邴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宣殺報交驗皆書于魏漢世所信覩夫活人而慶流子孫況精神爲殺活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殺活彼身必受報己身況通塞彼神而不榮悴於己神乎延年所殺皆凡等小人竇嬰王陵宰牧之豪賢不殊貴賤異其致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

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邪然則肫魚雖賤性命各正於乾道矣觀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啁噍葛盧所聽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愛各深於其類矣今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劊而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冤痛之殃上天所感矣今春獵胎孕燔菹羔雞亦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今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畋漁非可頓絕是以聖王庖廚其化蓋順民之殺以滅其害踐庖聞聲則所不忍因豺獾以爲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置而不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軻擊賞於釁鐘知王德之去殺矣先王撫鹿救急故雖深其仁不得頓苦其禁如來窮神明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殺爲衆戒之首萍沙見報於白兔釋氏受滅於昔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窈窕精深迂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修法戒則必不墜長平而受坑馬服矣及在既墜信法能徹必超今難若緣釁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見坑來身矣所謂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雖有世美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迫理之當也佛

乘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橫濟豈佛無實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服疾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遠祖九江所以能迴日飛泉蟲虎避德者皆以烈誠動乎神道神道之感卽佛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己無誠何由致感於佛而融洽起籍哉夫以通神之衆萃窮化之堂故須彌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雖今則虎鴿昔或爲人嘗有緣會故值佛嘉運投身濟之割股代之苟無感可動以命償殺融洽之奇安得妄作吹萬之死咸其自己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周孔交夢傳說形求實至古今悠隔傳巖遐岨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潔想西感覩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神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負哉契闊人理崎嶇六情何獲於我而求累于神誠自剪絕則日損所情實漸于道苦力策觀傾資夔居未幾有之俄然身滅名實所收不出盜跨構館栖神象淵然幽穆形從其微神隨之遠微則

應清遠則福妙盜跨與道孰爲優乎頓奪其當年所以超升潛行協于神明福德彰於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物無妄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冥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萬命理以坑乎旣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而帝列地而君英聲茂實不可稱數同在羿之彀中獨何然乎豈不各是前報之所應乎旣見福成於往行則今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旣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容濫經之所奇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曾無暫應皆咎在無緣而反誣至法空構嗚呼神鑒孔昭侮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問空構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詎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祝髮膚絕其牀合所遏苗裔數不可量且夫彥聖育無常所或潛有塞矣空構何利而其毒大苦知非聖賢之爲矣若人哉樊須之流也則亦斂身周孔畏懼異端敢妄作哉若自茲已降則不肖

之倫也又安能立家九流之外增徽老莊之表而照列於千載之後
龍樹提婆馬鳴迦旃延法勝山賢達摩多羅之倫曠載五百仰迷道
訓大智中百論阿毗曇之類皆神通之才也近孫綽所頌耆域健陀
勒等八賢支道林像而讚者竺法護于法蘭道邃闢公則皆神映中
華中朝竺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蜜羣公高其卓朗郭文舉
廓然邃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龍樹以達寧皆失身於向所謂不肖者
之詫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器餘武
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
深皆以厥祖身立佛前累葉親傳世祇其實影跡遺事昭化融顯故
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徹死而無悔若理之詭譎事不實奇亦
豈肯傾己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
何爲苦身離欲若是之至往而反者宜其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
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不顯治道者將存其生也而苦由生來昧者
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頓體而引以生之善

惡同善報而彌升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
津大無不通雖邈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潛五典勸佐禮教焉
今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
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冉夭疾厥胤蔑聞商臣考
終而莊則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
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
而報夫何異哉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早晚
者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玄極不易之道哉夫人理
飄紛存沒若幻籠以百年命之孩老無不盡矣雖復黃髮皤背猶自
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
邊皆一瞬一閱以及今耳今積瞬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克半
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何爲甘臭腐於漏刻
以枉長存之神而不自疎於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之家亦何
獨無分於大道但宛轉人域囂于世路故唯覺人道爲盛而神想蔑

如耳若使迴身中荒升岳遐覽妙觀天宇澄肅之曠日月照洞之奇
寧無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唯唯人羣忽忽世務而已哉固將懷
遠以開神道之想感寂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修五經於魯以化
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八遐故超
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俄頃之間應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
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今之不信爲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邪爲
之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鳥降而
生商孰遺巨跡感而生棄哉漢魏晉宋咸有瑞命知視聽之表神道
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得一以靈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方玄應不
應不預存從實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其法之實
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羣生皆以精神爲主故於玄極之靈咸有
理以感堯則遠矣而百獸儻德豈非感哉則佛爲萬感之宗焉日月
海嶽猶有朝夕之禮秩望之義況佛之道衆高者窮神於生表中者
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內夫玄

至者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與唯習世情而謂死則神滅乎是以不務邈志清遐而多循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若鑒以佛法則厥身非我蓋一憩逆旅耳精神乃我身也廓長存而無已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己也無窮中之爲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而惡者方有自新之迴路可補過而上遷是以自古精羸之中潔己懷遠祇行於今以擬來業而邁至德者不可勝數是佛法之效矣此皆世之所壅佛之所開其於類豈不曠然融朗妙有通塗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暄吹林必涼清水激濁澄石必明神用得喪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非分之必然蓋處意則然誠試避心世物移映清微則佛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處其意乎資此明信已往終將克王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大矣衆生沾仁慈之至矣凝神獨妙道之極矣洞朗無礙明之盡矣發軔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終必逕集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失路蹭蹬長往而永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聖復育愚鄙上則諸佛下

則蝟飛蠕動乎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內既夜消其半矣喪疾衆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榮樂得志蓋亦何幾而壯齒不居榮必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競入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悶於佛理者誠亦衆矣夫緣起浩汗非復追想所及失得所關無理以感卽六合之外故佛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復循環而伸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亂其占可知然原其所以然之狀聖所弗明則莫之能知今以所莫知廢其可知逆占違天而動豈有不亡者乎不可以緣始弗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於孩齠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內耳以今思之猶冥然莫憶況經生死歷異身昔憶安得不亡乎所憶亡矣而無害神之常存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

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誠以答之無利益則墮惡邪然則稟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絕餐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己豈須窮源於崑山哉凡在佛法若違天破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破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於時事災沴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雲擁徒百萬初自獨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嗃嗃婦子嘻嘻俄復淪爲惚恍人理曾何足恃是以過隙宜競賒謗冥化縱欲侈害神旣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羣生蟲豸萬等皆殷鑒也爲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援精神生蒙靈援死則清升清升無已逕將作佛佛固言爾而人侮之何以斷人之勝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墜彼惡永受其劇乎嗚呼六極苦毒而生者所以世無已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略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蒙靈援死則清升之符也夫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日昃不遑

食兆民賴之於一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萬化乎今依周孔以
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爲明后沒爲明神而常王矣如來豈欺我
哉非崇塔侈像容養濫吹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窺遠實
而覩近弊將橫以詬法矣蓋其尊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慈心整化
不以尊豪輕絕物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天下歸仁之盛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
其精神哉昔遠和尚澄業廬山余往憩五旬高潔貞厲理學精妙固
遠流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比丘並含清真皆其相與素洽
乎道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邃于巖林驟與余言於崖樹澗
壑之間矍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尚據經之旨云
爾夫善卽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與人之頌緹縈一言而霸業用遂
肉刑永除事固有俄爾微感而終至沖天者今無陋鄙言以警其所
感奄然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

音釋 弘第二

蚌蛤 蚌步項切 蛤古合切 縲 縲力追切 繼 繼先結 帶 帶特計切 燭 燭以瞻切 肫 肫尾

切月未 汜 汜試里切 濛 濛渠衣切 隈 隈五灰切 偎 偎烏回切 愛 愛魚覲切 暇 暇

苦暫切 咀 咀才與切 蚘 蚘扶粉切 啁 啁竹包職流二切 噍 噍他達切 豈 豈俯視也

客邪切 羿 羿胡計切 殼 殼古侯切 泮 泮音判得偶 閏 閏丘月切 鮒 鮒蕩來切 鱸 鱸

力霽切 噤 噤虛交切 緹 緹音妖氣也 叫 叫呼也

大... 高... 文... 異...

... 異... 文... 高... 大...

... 大... 高... 文... 異...

... 異... 文... 高... 大...

... 大... 高... 文... 異...

古... 卷二... 八

弘明集卷第三

梁釋僧祐撰

與宗居士書

宋何承天

近得賢從中郎書說足下勤西方法事賢者志其大豈以萬劫爲奢
但恨短生無以測冥靈耳冶城慧琳道人作白黑論乃爲衆僧所排
擯賴蒙值明主善救得免波羅夷耳旣作比丘乃不應明此白徒亦
何爲不言足下試尋二家誰爲長者吾甚昧然望有以佳悟何承天
白

答何衡陽書

宗炳

所送琳道人白黑論辭清致美但吾闇於照理猶未遠其意旣云幽
冥之理不盡於人事周孔疑而不辨釋氏辨而不實然則人事之表
幽闇之理爲取廓然唯空爲猶有神明邪若廓然唯空衆聖莊老何
故皆云有神若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實如佛言今相與共在常人
之域料度近事猶多差錯以陷患禍及博奕麤藝注意研之或謂生

更死謂死實生近事之中都未見有常得而無喪者何以決斷天地之外億劫之表冥冥之中必謂所辨不實邪若推據事不容得實則疑之可也今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心作水火冷煖輒應况今以至明之智至精之志專誠妙徹感以受身更生於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實哉又云析毫空樹無傷垂蔭之茂離材虛室無損輪奐之美貝錦以繁采發華和羹以鹽梅致旨以塞本無之教又不然矣佛經所謂本無者非謂衆緣和合者皆空也垂蔭輪奐處物自可有耳故謂之有諦性本無矣故謂之無諦吾雖不悉佛理謂此唱居然甚矣自古千變萬化之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也必空之實故俄而得以空邪亦如惠子所謂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睨死睨之實恆預明於未生未中之前矣愚者不覩其理唯見其有故齊侯攝爽鳩之餘僞而泣戀其樂賢者心與理一故顏子庶乎屢空有若無實若虛也自顏已下則各隨深淺而味其虛矣若又踰下縱不

能自清於至言以傾愛競之惑亦何常無髣髴於一毫豈當反以一
火增寒而更令戀嗜好之欲乎乃云明無常增渴瘡之情陳苦僞篤
競辰之慮其言過矣又以舟壑塘駟之論已盈耳於中國非理之奧
故不舉爲教本謂剖析此理更由指掌之民夫舟壑潛謝佛經所謂
見在不住矣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豈非理之奧邪蓋悟之者寡故
不以爲教本耳支公所謂未與佛同也何爲以素聞於中國而蔑其
至言哉又以效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無纖芥之實徒稱無量之
壽孰見期頤之叟諸若此類皆謂於事不符夫神光靈變及無量之
壽皆由誠信幽奇故將生乎佛土親映光明其壽無量耳今沒於邪
見慢誕靈化理固天隔當何由覩其事之符乎夫心不貪欲爲十善
之本故能俯絕地獄仰生天堂卽亦服義蹈道理端心者矣今內懷
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妻子而爲施豈有邀於
百倍復何得乃云不由恭肅之意不乘無吝之情乎泥洹以無樂爲
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本不希擬亦可爲增耽逸之慮肇好奇之心

若誠餐仰則耽逸稍除而獲利於無利矣又何關利競之俗乎又云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俯仰之間非利不動何誣佛之深哉夫佛家大趣自以八苦皆由欲來明言十二因緣使高妙之流朗神明於無生耳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於啓導麤近天堂地獄皆有影響之實亦由于公以仁活招封嚴氏以好殺致誅畏誅而欲封者必舍殺而修仁矣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清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哉又嫌丹青眩媚采之目土木誇好壯之心成私樹之權結師黨之勢要厲精之譽肆陵競之志固黑蝗之醜或可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耳何得乃慢佛云作法於貪邪王莽竊六經以篡帝位秦皇因朝覲而構阿房寧可復罪先王之禮教哉又云宜廢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請問其旨爲欲何要必欲使修利遷善以遂其性矣夫聖無常心就萬物以爲心耳若身死神滅是物之真性但當卽其必滅之性與周孔并力致教使物無稟則遷善之實豈不

純乎何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絕其腓合所渴苗裔數不可量爲害若是以傷盡性之美釋氏何爲其不得已乎若不信之流亦不肯修利而遷善矣夫信者則必耆域犍陀勒夷陀蜜竺法乘帛法祖竺法護于法蘭竺法行於道邃闕公則佛圖澄尸梨蜜郭文舉釋道安支道林遠和尚之倫矣神理風操似殊不在琳比丘之後寧當妄有毀人理落簪於不實人之化哉皆靈奇之實引繇邈之心以成神通清真之業耳足下籍其不信遠送此論且世之疑者咸亦妙之故自力白答以塵露衆情夫世之然否佛法都是人興喪所大何得相與共處以可否之間吾故罄其愚思制明佛論以自獻所懷始成已令人書寫不及此信晚更遣信可聞當付往也宗炳白

答宗居士書

釋均善難

何承天

何承天前送均善論并諮求雅旨來答周至及以爲茲理興喪宜明不可但處以可否之間吾雖不能一切依附亦不甚執偏見但求夜光於巨海正自未得耳以爲佛經者善九流之別家雜以道墨慈悲

愛施與中國不異大人君子仁爲己任心無憶念且以形像彩飾將諧常人耳目其爲糜損尙微其所弘益或著是以兼而存之至于好事者遂以爲超孔越老唯此爲貴斯未能求立言之本而眩惑於未說者也知其言者當俟忘言之人若唯取信天堂地獄之應因緣不滅之驗抑情菲食盡勤禮拜庶幾廕羅帳之蓋升彌鐙之座淳于生所以大謔也論云衆聖老莊皆云有神明復何以斷其不如佛言答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聖王所以爲教初不昧其有也若果有來生報應周孔寧當緘默而無片言邪若夫嬰兒之臨坑凡人爲之駭怛聖者豈獨不仁哉又云人形至麤人神實妙以形從神豈得齊終答曰形神相資古人譬以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傳又云心之所感崩城隕霜白虹貫日太白入昴氣禁之醫冷煖輒應專誠妙感以受身更生七寶之土何爲不可哉答曰崩城隕霜貫日入昴不明來生之譬非今論所宜引也又見水火之禁冀其能生七寶之鄉猶觀大冶銷金冀其能自陶鑄終不能亦可知也又曰有

諦無諦此唱居然甚安自古千變萬化有俄然皆已空矣當其盛有之時豈不常有必空之實愚者不知其理唯見其有答曰如論云當其盛有之時已有必空之實然則卽物常空空物爲一矣今空有未殊而賢愚異稱何哉昔之所謂道者於形爲無形於事爲無事恬漠沖粹養智怡神豈獨愛欲未除宿緣是畏唯見其有豈復是過以此嗤齊侯猶五十步笑百步耳又云舟壑潛謝佛經所謂見在不住誠能明之則物我常虛答曰潛謝不住豈非自生入死自有入無之謂乎故其言曰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憤死賈生亦云化爲異物又何足患此達乎死生之變者也而區區去就在生慮死心繫無量志生天堂吾黨之常虛異於是焉又云神光靈變及無量之壽皆由誠信幽奇故映其明今沒於邪見理固天隔答曰今亦不從慢化者求其光明但求之於誠信者耳尋釋迦之教以善權救物若果應驗若斯何爲不見其靈變以曉邪見之徒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吝俄頃神光徒爲化聲之辯竟無明於真智終年疲疫而不知所

歸豈不哀哉又云內懷虔仰故禮拜悔罪達夫無常故情無所吝委
妻子而爲施豈有邀於百倍答曰繁巧以興事未若除貪欲而息競
遵戒以洗悔未若剪榮冀以全朴況乃誘所尙以祈利忘天屬以要
譽謂之無邀吾不信也又云泥洹以無樂爲樂法身以無身爲身若
誠能餐仰則耽逸稍除獲利於無利矣答曰泥洹以離苦爲樂法身
以接苦爲身所以使餐仰之徒不能自絕耳果歸於無利勤者何獲
而云獲於無利邪此乃形神俱盡之證恐非雅論所應明言也又云
欲此道者可謂有欲於無欲矣至若啓導麤近者有影響之實亦猶
于公以仁活致封嚴氏以好殺致誅厲妙行以希天堂謹五戒以遠
地獄雖有欲於可欲實踐日損之塗此亦西行而求郢何患其不至
答曰謂麤近爲啓導比報應於影響不亦善乎但影響所因必稱形
聲尋常之形安得八萬由旬之影乎所滯若有欲於無欲猶是常滯
於所欲夫耳目殊司工藝異業末技所存慮信不並是以金石克諧
泰山不能呈其高鴻鵠方集冥秋不能傳其旨而欲以有欲成無欲

希望就口損雖云西行去郢茲遠如之何又云若身死神滅是物之
真性但當與周孔并力致教何爲誑以不滅欺以佛理使燒祝髮膚
絕其脾合以傷盡性之美答曰華戎自有不同何者中國之人稟氣
清和合仁抱義故周孔明性習之教外國之徒受性剛強貪欲忿戾
故釋氏嚴五戒之科來論所謂聖無常心就物之性者也懲暴之戒
莫苦乎地獄誘善之勸莫美乎天堂將盡殘害之根非中庸之謂周
孔則不然順其天性去其甚泰姪盜著於五刑酒辜明於周誥春田
不團澤見生不忍死五犯三驅鈞而不綱是以仁愛普洽澤及狍魚
嘉禮有常俎老者得食肉春耕秋收蠶織以時三靈格思百神咸秩
方彼之所爲者豈不弘哉又甄供灌之賞嚴疑法之罰迷蒲宰之問
爲勸化之本演焄蒿之答明來生之驗袪服盱衡而矜斯說者其處
心亦悍矣論又稱耆陔尸梨之屬神理風操不在琳比丘後足下旣
明常人不能料度近事今何以了其勝否於百年之前數千里之外
邪若琳比丘者僧貌而天虛似夫深識真僞殊不肯忌經護師崇飾

巧說吾以是敬之孫興公論云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純博足下
欲比中土何士也及楚英之修仁寺竺融之調行鐘寧復有清真風
操乎昔在東邑有道含沙門自吳中來深見勸譬甚有懇誠因留三
宿相爲說練形澄神之緣罪福起滅之驗皆有條貫吾拱聽讜言申
旦忘寢退以爲士所以立身揚名著信行道者實賴周孔之教子路
稱聞之而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吾所行者多矣何遽捨此而務彼又
尋稱情立文之制知來生之爲奢究終身不已之哀悟受形之難再
稱聖人我師周公豈欺我哉緣足下情篤故具陳始末想耆舊大智
誨人不倦於此未默耳前已遣取明佛論遲尋至冀或朗然於心何
承天白

答何衡陽書

宗炳

敬覽來論抑裁佛化畢志儒業意義檢著才筆辨覈善可以警策世
情實中區之美談也觀足下意非謂制佛法者非聖也但其法權而
無實耳未審竟何以了其無實今相與斷見事大計失得略半也靈

化超於玄極之表其故糾結於幽冥之中曾無神人指掌相語徒信史之闕文於焚燒之後便欲以廢頓神化相助寒心也夫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物有不得其所若己納之於隍今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髡首赭衣焚身然指不復用天分以養父母夫婦父子之道從佛法已來沙河以西三十六國未暨中華絕此緒者億兆人矣東夷西羌或可聖賢及由金日磾得來之類將生而不得生者多矣若使佛法無實納隍之酷豈可勝言及經之權爲合何道而云欲以矯誑過正以治外國剛強忿戾之民乎夫忿戾之類約法三章交賞見罰尙不信懼寧當復以卽色本無泥洹法身十二因緣微塵劫數之言以治之乎稟此訓者皆足下所謂稟氣清和懷仁抱義之徒也資清和以疎微言厲義性以習妙行故遂能澄照觀法法照俱空而至於道皆佛經所載而足下所信矣至若近世通神令德若孫興公所讚八賢支道林所頌五哲皆時所共高故二子得以綴筆復何得其謂妄語乎孫稱竺法護之淵達于法蘭之淳博吾不關雅俗不知當比

何士然法蘭弟子道邃未逮其師孫論之時以對勝流云謂庾文秉也是護蘭二公當又出之吾都不識琳比丘又不悉世論若足下謂與文秉等者自可不後道邃猶當後護蘭也前評未爲失言誠能僧貌天虛深識真僞何必非天帝釋化作故激厲以成佛邪白黑論未可以爲誠實也來告所疑若實有來生報應周孔何故默無片言此固偏見之恆疑也真宜所共明夫聖神玄發感而後應非先物而唱者也當商周之季民墜塗炭殺逆橫流舉世情而感聖者亂也故六經之應治而已矣是以無佛言焉劉向稱禹貢九州蓋述山海所記申毒之民偃人而愛人郭璞謂之天竺浮屠所興雖此之所夷然萬土星陳於太虛竟知孰爲華哉推其偃愛之感故浮屠之化應焉彼之麤者雜有亂虐君臣治此之精者隨時抱道情佛事亦存雖可有稟法性於伊洛滄真際於洙泗苟史佚以非治道而不書卜商以皆儒術而弗編縱復或存於複壁之外典復爲秦王所燒周孔之無言未必審也夫玄虛之道靈仙之事世典未嘗無之而夫子道言遠見

莊周之篇瑤池之宴乃從汲冢中出然則治之五經未可以塞天表之奇化也難又曰若卽物常空空物爲一空有未殊何得賢愚異稱夫佛經所稱卽色爲空無復異者非謂無有有而空耳有也則賢愚異稱空也則萬異俱空夫色不自色雖色而空緣合而有本自無有皆如幻之所作夢之所見雖有非有將來未至過去已滅見在不住又無定有凡此數義皆玄聖致極之理以言斥之誠難朗然由此觀物我亦實覺其昭然所以曠焉增洗汰之清也足下當何能安之又云形神相資古人譬之薪火薪弊火微薪盡火滅雖有其妙豈能獨存夫火者薪之所生神非形之所作意有精麤感而得形隨之精神極則超形獨存無形而神存法身常住之謂也是以始自凡夫終則如來雖一生尙麤苟有識向萬劫不沒必習以清昇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況在神明理廕寶積之蓋昇鎧王之座何爲無期又疑釋迦以盡權救物豈獨不愛數十百萬之說而恪俄頃神光不以曉邪見之徒夫雖云善權感應顯昧各依罪福昔佛爲衆說又放光明皆素積

妙誠故得神遊若時言成已著之筌故慢者可觀光明發由觀照邪見無緣瞻灑今覩經而不悛其慢先灑夫復何益若誠信之賢獨朗神照足下復何由知之而言者會復謂是妄說耳恆星不見夜明也考其年月卽佛生放光之夜也管幼安風夜泛海同侶皆沒安於闇中見光投光赴島闔門獨濟夫佛無適莫唯善是應而致應若王祥郭巨之類不可稱說卽亦見光之符也豈足下未見便無佛哉又陳周孔之盛唯方佛爲弘然此國治世君王之盛耳但精神無滅冥運而已一生瞬息之中八苦備有雖尅儒業以整俄頃而未幾已滅三監之難父子相疑兄弟相戮七十二子雖復升堂入室年五十者曾無數人顏夭冉疾由醢予族賜滅其鬚匡陳之苦豈可勝言忍饑弘道諸國亂流竟何所救以佛法觀之唯見其哀豈非世物宿緣所萃邪若所被之實理於斯猶未爲深弘若使外率禮樂內修無生澄神於泥洹之境以億劫爲當年豈不誠弘哉事不傳後理未可知幸勿據麤跡而云周孔則不然也人皆謂佛妄語山海經說死而更生者

甚衆崑崙之山廣都之野軒轅之丘不死之國氣不寒暑鳳卵是食
甘露是飲廕玕琪之樹敵朱泉人皆數千歲不死及化爲黃能入于
羽淵申生伯有之類丘明所說亦不少矣皆可推此之麤以信彼之
精者也承音有道聞佛法而斂衽者必不啻作蒲城之死士可知矣
當由所聞者未高故邪足下所聞者高於今猶可豹變也人是精神
物但使歸信靈極粗稟教誠縱復微薄亦足爲感感則彌升豈非脫
或不滅之良計邪昔不滅之實事如佛言而神背心毀自逆幽司安
知今生之苦毒者非往生之故爾邪輕以獨見傲尊神之訓恐或自
貽伊阻也佛經說釋迦文昔爲小乘比丘而毀大乘猶爲此備苦地
獄經歷劫數况都不信者邪復何以斷此經必虛乎足下所詰前書
中語爲因琳道人章句耳其意旣已粗達不能復一二辯答所製明
佛論已事事有通今付往足下力爲善尋具告中否老將死以此續
其書耳此書至便倚索答殊不密悉宗炳白

答宗居士書

何承天

重告并省大論置陣如項籍既足下以賤漢祖况弱士乎證譬堅明
文詞淵富誠欲廣其利澤施及凡民深知君子之用心也足下方欲
影響以神其教故宜緘默成人之美但當謂外國之事或非中華所
務是以有前言耳果今中外宜同余則陋矣敢謝不敏雖然猶有所
懷夫明天地性者不致惑於迂怪識盛衰之逕者不役心於理表儻
令雅論不因善權篤誨皆由情發豈非通人之蔽哉未緣言對聊以
代面何承天白

喻道論

晉孫綽

或有疑至道者喻之曰夫六合遐邈庶類殷充千變萬化渾然無端
是以有方之識各期所見鱗介之物不達臯壤之事毛羽之族不識
流浪之勢自得於窅井者則恠遊溟之量翻翥於數仞者則疑沖天
之力纏束世教之內肆觀周孔之跡謂至德窮於堯舜微言盡乎老
易焉復覩夫方外之妙趣寰中之玄照乎悲夫章甫之委裸俗韶夏
之棄鄙俚至真絕於漫習大道廢於曲士也若窮迷而不遷者非辭

喻之所感試明其旨庶乎有悟於其聞者焉

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爲而無不爲者也無爲故虛寂自然無不爲故神化萬物萬物之求卑高不同故訓致之術或精或麤悟上識則舉其宗本不順者復殃放酒者羅刑姪爲大罰盜者抵罪三辟五刑犯則無赦此王者之常制宰牧之所司也若聖王御世百司明達則向之罪人必見窮測無逃形之地矣使姦惡者不得容其私則國無違民而賢善之流必見旌敘矣且君明臣公世清理治猶能令善惡得所曲直不濫况神明所莅無遠近幽深聰明正直罰惡祐善者哉故毫釐之功錙銖之釁報應之期不可得而差矣歷觀古今禍福之證皆有由緣載籍昭然豈可掩哉何者陰謀之門子孫不昌三世之將道家明忌斯非兵凶戰危積殺之所致邪若夫魏顆從治而致結草之報子都守信而受驄驥之錫齊襄委罪故有墜車之禍晉惠棄禮故有弊韓之困斯皆死者報生之驗也至於宣孟欺翳桑之饑漂母哀淮陰之憊並以一餐拯其懸餒而

趙蒙倒戈之祐母荷千金之賞斯一獲萬報不踰世故立德闡味之中而慶彰萬物之上陰行陽曜自然之勢譬猶灑粒於土壤而納百倍之收地穀無情於人而自然之利至也

或難曰報應之事誠皆有徵則周孔之教何不去殺而少正卯刑二叔伏誅邪答曰客可謂達教聲而不體教情者也謂聖人有殺心乎曰無也答曰子誠知其無心於殺殺固百姓之心耳夫時移世異物有薄淳結繩之前陶然太和暨於唐虞禮法始興爰逮三代刑網滋彰刀斧雖嚴而猶不懲至于君臣相滅父子相害吞噬之甚過於豺虎聖人知人情之固於殺不可一朝而息故漸抑以求厥中猶蝮蛇螫足斬之以全身癰疽附體決之以救命亡一以存十亦輕重之所權故刑依秋冬所以順時殺春蒐夏苗所以簡胎乳三驅之禮禽來則韜弓聞聲覩生肉至則不食鈞而不綱弋不射宿其於蠅蟲每加隱惻至於議獄緩死眚災肆赦刑疑從輕寧失有罪流涕授鉞哀矜勿喜生育之恩篤矣仁愛之道盡矣所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德被

而功不在我日用而萬物不知舉茲以求足以悟其歸矣

或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之將何以懲暴止姦統理羣生者哉答曰不然周孔卽佛佛卽周孔蓋外內名之耳故在皇爲皇在王爲王佛者梵語晉訓覺也覺之爲義悟物之謂猶孟軻以聖人爲先覺其旨一也應世軌物蓋亦隨時周孔救極弊佛教明其本耳共爲首尾其致不殊卽如外聖有深淺之跡堯舜世夷故二后高讓湯武時難故兩君揮戈淵默之與赫斯其跡則胡越然其所以跡者何嘗有際哉故逆尋者每見其二順通者無往不一

或難曰周孔之教以孝爲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本立道生通于神明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之父母不敢夷毀是以樂正傷足終身含愧也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卽疏剝剔鬚髮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而云弘道敦仁廣濟羣生斯何異斬刈根本而修枝幹而言不殞碩茂未之聞見皮之不存毛將安附此大乖

於世教子將何以祛之答曰此誠窮俗之所甚惑倒見之爲大謬諮
嗟而不能默已者也夫父子一體惟命同之故母嚙其指兒心懸駭
者同氣之感也其同無間矣故唯得其歡心孝之盡也父隆則子貴
子貴則父尊故孝之爲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袖日
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己舉世我賴以之養親其榮近矣夫緣督
以爲經守柔以爲常形名兩絕親我交忘養親之道也旣已明其宗
且復爲客言其次者夫忠孝名不並立賴叔違君書稱純孝石碣戮
子武節乃全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二乃辟也然則結
纓公朝者子道廢矣何則見危授命誓不顧親皆名注史筆事標教
首記注者豈復以不孝爲罪故諺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明其雖
小違於此而大順於彼矣且繇放遐裔而禹不告退若令委堯命以
尋父屈至公於私感斯一介之小善非大者遠者矣周之泰伯遠棄
骨肉託跡殊域祝髮文身存亡不反而論稱至德書著大賢誠以其
忽南面之尊保冲虛之貴三讓之功遠而毀傷之過微也故能大革

夷俗流風垂訓夷齊同餓首陽之上不恤孤竹之胤仲尼目之爲仁
賢評當者寧復可言悖德乎梁之高位毀容守節宋之伯姬順理忘
生並名冠烈婦德範諸姬秉二婦之倫免愚悖之譏耳率此以談在
乎所守之輕重可知也昔佛爲太子棄國學道欲全形以遁恐不免
維繫故釋其鬚髮變其章服既外示不及內修簡易於是捨華殿而
卽曠林解龍袞以衣鹿裘遂垂條爲宇藉草爲茵去櫛梳之勞息湯
沐之煩頓馳騫之轡塞欲動之門目遏玄黃耳絕淫聲口忘甘苦意
放休戚心去於累胸中抱一載平營魄內思安般一數二隨三止四
觀五還六淨遊志三四出入十二門禪定拱默山停淵淡神若寒灰
形猶枯木端坐六年道成號佛三達六通正覺無上雅身丈六金色
焜耀光燭日月聲協八風相三十二好姿八十形偉羣有神足無方
於是遊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迴天儻地飛山結流存亡倏忽
神變繚邈意之所指無往不通大範羣邪遷之正路衆魔小道靡不
遵服于斯時也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浸毓靈液枯槁之類

改瘁爲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感悟亦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於是後進篤志之士被服弘訓思齊高軌皆由父老不異所尙承歡心而後動耳若有昆弟之列者則服養不廢旣得弘修大業而恩紀不替且令逝沒者得福報以生天不復顧歆於世祀斯豈非兼善大通之道乎夫東鄰宰牛西鄰禴祀殷美黍稷周尙明德興喪之期於茲著矣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爲事懇勸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流未涉其場肆便瞽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芸隙之滴怪淵海之量以誣罔爲辨以果敢爲名可謂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

弘明集卷第三

音釋弘第三

窳徒敢切窳章恕切窳飛舉貌窳蒲拜切窳螫施隻切窳五丸切窳匍匍匐胡薄切

匐蒲北切匐匍七各切匐鰩古木切匐鵞亡遇切匐毓余六切匐禴以灼切匐富盡力行也匐人名

眩黃絹切眩許云云切眩香氣也眩絃黃絹切眩盛服也眩讜多朗切眩覈下革切眩紉居黝切眩赭居黝切眩赤色也眩礧都奚切眩日礧敵所洽切眩能奴來切眩能屬獸也眩

章也切眩赤色也眩礧都奚切眩日礧敵所洽切眩能奴來切眩能屬獸也眩

弘明集卷第四

梁釋僧祐撰

達性論

何承天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才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輝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酸醎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民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人所以訓示慤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蠃蠕並爲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畋漁猴豺獺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驥卵

庶人不數畀行葦作歌霄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至於生必有死形斃神散猶春榮秋落四時代換奚有於更受形哉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弘道之在己也三后在天言精靈之升遐也若乃內懷嗜欲外憚權教慮深方生施而望報在昔先師未之或言余固不敏罔知請事焉矣

釋達性論

宋顏延之

前得所論深見弘慮崇致人道黜遠生類物有明微事不愆義維情輔教足使異門掃軌況在蘄同豈忘所附徒恐琴瑟專一更失闡諧故略廣數條取盡後報足下同體二儀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非遭人之目然總庶類同號衆生亦含識之名豈上哲之謚然則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於聖智雖情在序別自不患亂倫若能兩籍方教俱舉達義節彼離文采此共實則可便倍害自和析符復合何詎怏怏執呂以毀律且大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

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不異之生宜其爲衆但衆品之中愚慧羣
差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雖始或因順終至裁殘庶端
萌超情嗜不禁生害繁慘天理鬱滅皇聖哀其若此而不能頓奪所
滯故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開仁育識反漸息泰耳與道爲
心者或不劑此而止又知大制生死同之榮落類諸區有誠亦宜然
然神理存沒儻異於枯荑變謝就同草木便當煙盡而復云三后升
遐精靈在天若精靈必在果異於草木則受形之論無乃更資來說
將由三后粹善報在生天邪欲毀後生反立升遐當毀更立固知非
力所除若徒有精靈尙無體狀未知在天當何憑以立吾怯於庭斷
故務求依倣而進退思索未獲所安凡氣數之內無不感對施報之
道必然之符言其必符何猜有望故遺惠者無要在功者有期期存
未善去惠乃至人有賢否則意有公私不可見物或期報因謂樹德
皆要且經世恆談貴施者勿憶士子服義猶惠而弗有况在聞道要
更不得虛心而動必懷嗜事盡憚權邪曾不能引之上濟每驅之下

珍傲宋版印
淪雖深誚校責亦已厚言不代足下纓城素堅難爲飛書而吾自居
憂患情理無託近辱褒告欲其布意裁往釋慮不或值顏延之白

答顏光祿

何承天

敬覽芳訊研復淵旨區別三才步驗精粹宣演道心褒賞施士貫綜
幽明推誠及物行之於己則美敷之於教則弘殆無所聞退尋嘉誨
之來將欲令參觀斗極復迷反逕思或昧然未全曉洽故復重伸本
懷足下所謂共成三才者是必合德之稱上哲之人亦何爲其然夫
立人之道取諸仁義惻隱爲仁者之表恥惡爲義心之端牛山之木
剪性於鑿斧恬漠之想汨慮於利害誠宜滋其萌蘖援其善心遂乃
存而不算得無過與又云議三才者無取於氓隸言衆生者亦何濫
於聖智旣已聞命猶未知二塗當以何爲判將伊顏下麗寧喬札上
附企望不倦以祛未了必令兩籍俱舉宮和符合豈不盡善又曰大
德曰生有萬之所同同於所方萬豈得生之可異非謂不然人生雖
均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奚取

於不異之生必宜爲衆哉來告云人則役物以爲養物則見役以養人大判如此便是顧同鄙議至於情嗜不禁害生慘物所謂甚者泰者聖人固已去之又云以道爲心者或不劑此而止請問不止者將自己不殺邪令受教咸同邪若自己不殺取足市酈故是遠庖廚意必欲推之於編戶吾見雅論之不可立矣又云若同草木便當煙盡精靈在天將何憑以立夫神魄惚恍遊魂爲變發揚悽愴亦于何不之仲由屈於知死賜也失於所問不更受形前論之所明言所憑之方請附夫子之對及施報之道必然之符當謂于氏高門俟積善之慶博陽不伐膺公侯之祚何關於後身乎又云經世恆談施者勿憶士子服義惠而弗有誠哉斯言微恨設報以要惠說徒之所先悅報而爲惠舉世之常務疑經受累劫之罪勤施獲積倍之報不似吾黨之爲道者是以怏怏耳知欲引之上濟亦甚所不惜但丈夫處實者頗陋前識之華故不爲也若乃施非周急惠存功譽揆諸高明亦有恥乎此吾率其恆心久而不化內慚瓊子未暇有所謂也何承天白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珍做宋版印

薄從歲事躬斂山田田家節隙野老爲傳言止穀稼務盡耕牧談年
計耦無聞達義重獲微辨得用昭慰啓告精至愈慚固結今復忘書
往懷以輸未述夫藉意探理不若析之聖文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二
畫三畫旣陳中稱君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故前謂自非體合
天地無以元應斯弘知研其清慮未肯存同猶以兼容罔棄廣載不
遺篤物之志誠爲優贍恐理位雜越疑陽遂衆若惻隱所發窮博愛
之量恥惡所加盡祐直之正則上仁上義吾無間然但情之者寡利
之者衆預有其分而未臻其極者不得以配擬二儀耳今方使極者
爲師不極者爲資扶其敬讓去其伎爭令鑿斧鑄刃利害寢端驅百
代之民出信厚之塗則何萌不滋何善不援而誣以不算未值其意
三才等列不得取偏才之器衆生爲號不可濫無生之人故此去氓
隸彼甄聖智兩籍俱舉旨在於斯若喬札未能道一皇王豈獲上附
伊顏猶共賴氣化宜乎下麗二塗之判易於躋指又知以人生雖均

被大德不可謂之衆生譬聖人雖同稟五常不可謂之衆人夫不可謂之衆人以茂人者神明也今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徒忌衆名未虧衆實得無似蜀梁逃畏卒不能避所謂役物爲養見役養人者欲言愚慧相傾昏算相制事由智出作非出天理是以始矜萌起終哀鬱滅豈與足下芻豢百品共其指歸凡動而蓋流下民之性化而裁之上聖之功謹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備設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故知慘物之談不得與薄夫同憂樂殺意偏好生情博所云與道爲心者博乎生情將使排虛率遂跖實莫反利澤通天而不爲惠庸適恩止麤卯事法豺獾邪推此往也非唯自己不復委咎市鄙乎庖廚且市庖之外非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公理美其事仲彥精其業是必古有其傳今聞其人何必以剗剗爲稟和之性爛瀹爲翼善之具哉若以編戶難齊憂鄙論未立是見二叔不咸慮周德先亡儻能伸以遠圖要之長世則日計可滿歲功可期精靈草木果已區別遊魂之答亦精靈之

說若雖有無形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仲尼不答有無未辨足下既辨其有豈得同不辨之答雖子嗜學懼未獲所附或是曉晦塗隔隱著事懸遂令明月廢照世智限心知謂必符之言體之極于罔講求反意如非相盡或世人守璞受讓玉市將譯胥牽俗還說國情苟未照盡請復具伸近釋報施首稱氣數者以爲物無妄然各以類感感類之中人心爲大心術之動隸歷所不能得及其積致于可勝原而當斷取世見據爲高證莊周云莽鹵滅裂報亦如之孫卿曰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故正言其本非邀其末長美遏惡反民大順濟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令慶周兆物尊冠百神安宜祚極子胤福限卿相而已常善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何言乎要惠悅報疑罪勤施似由近驗吝情遠猜德教故方罰矜功而濫咎忘賢遺存異義公私殊意已備前白若不重云想處實陋華者復見其居厚去薄耳若施非周急惠而期譽乃如之人誠道之蠹惟子之恥丘亦恥之

重答顏光祿

何承天

吾少信管見老而彌篤既言之難云將湮腐方寸故願憑流颺以託
鱗融厚故意垂懷惠以重釋稽證周明華辭博瞻夫良玉時玷賤夫
指其瑕望舒抱魄野人睨其缺豈伊好辯未獲云已復進請益之間
庶以研盡所滯來告云三才之論故當本諸三畫三畫既陳中稱君
德所以神致太上崇一元首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
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
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但爻在中和宜應蓄德耳又云惻隱窮博愛
之量恥惡盡祐直之方則爲上仁上義便是計體仁義者爲三才尋
又云喬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蹟之
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也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
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取知欲限以
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
立象之意豈其然哉又云已均被同衆復何諱衆同故當殊其特靈

不應異其得生夫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暫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又云謹爲垣防猶患踰盜況乃罔不設備以充侈志方開所泰何議去甚足下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難鄙議將譏聖人也又云市庖之外豈無御養神農所書中散所述何必以刳剗爲稟和爛瀹爲翼善夫禋瘞繭栗宗社三牲臠腳豆俎以供賓客七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列草石取備上藥而已吾所憂不立者非謂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又云天下寧有無形之有顧此惟疑宜見正定尋來旨似不嫌有鬼當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故邪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喬吳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辯乎又云後身著戒可不敬與慈護之人深見此數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

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折以聖言多採
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邪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常善
以救善亦從之勢猶影表不慮自來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
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
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輕
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且阿保傳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
彼聖人者明並日月化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局
羲唐之紀埋閉周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
之罰遺彼天廚甘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
宜簡淵慮若謂窮神之智猶有所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
聖也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許其遺賢忘
報在情既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
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實在斯求仁不遠至於濟
有生之類入無死之地慶周兆物尊冠百神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

無乃秦師將遁行人言肆乎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上不與百
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無死之地夫辯章幽明研精庶物反初結繩
終繁文教性以道率故絕親譽之名範圍造化無傷博愛之量以畋
以漁養兼賢鄙三品之獲實充賓庖金石發華笙籥協節醉酒飽德
介茲萬年處者弘日新之業仕者敷先王之教誠著明君澤被萬物
龍章表觀鳴玉節趨斯亦堯孔之樂地也及其不遇考槃阿澗以善
其身殺雞爲黍聊寄懷抱或負鼎割烹揚隆名於長世或屠羊鼓刀
陵高志於浮雲此又君子之處心也何必陋積善之延祚希無驗於
來世生背當年之真懽徒疲役而靡歸繫風捕影非中庸之美慕夷
眩妖違通人之致蹲膜揖讓終不並立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也及
蜀梁二叔甘人驛胥之譬非本義所繼故不復具云

重釋何衡陽

顏延之

聖慮難原神應不測中散所云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豈其淺斥所可
深抽徒以魏文大布見刊異世滕修蝦鬚取愧當時故於度外之事

怯以意裁耳足下已審其虛實方書之不朽獨鑒堅精難復疑問聊
寫餘懷依答條釋事緯殃福義雜胡華雖存簡章自至煩文過此已
往余欲無言

答曰若如論旨以三畫爲三才則初擬地爻三議天位然而遯世無
悶非厚載之目君子乾乾非蒼蒼之稱果兩儀罔託亦何取於立人
但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耳釋曰聞之前學淳象始於三畫兼卦終於
六爻三畫立本三才之位六爻未變羣龍所經是以重卦之後則以
出處明之故遯世乾乾潛藏皆行聖人適時之義兼之道也若以初
爻非地三位非天以爲兩儀罔託立人無取未知足下前論三才同
體何因而生若猶受之繫說不軼師訓何獨得之復卦喪之單象如
羲文之外更有三才此自春秋新意吾無識焉且遯世乾乾雖非覆
載之名一體之中未失卑高之實豈得以變動之辭廢立本之義又
知以爻在中和宜應君德若徒有中和之爻竟無中和之人則爻將
何放若中和在德則不得人皆中和體合之論固未可殊越

答曰上仁上義便是許體仁義者爲三才尋又云僑札未獲上附伊顏宜其下麗則黃裳之人其猶弗及雖蹟之旨高下無准故惑者未悟釋曰所云上仁上義謂兼總仁義之極可以對饗天地者耳非謂少有恥愛便爲三才前釋已具怪復是問四彼域中唯王是體知三此兩儀非聖不居易者同歸可無重惑案東魯階差僑札理不允備何由上附至位依西方準墨伊顏未獲法身故當下麗生品來論挾姬議釋故兩解此意冀以取了反致辭費聖作君師賢爲臣資接暢神功影響大業行藏可共默語亦同體分至此何負黃裳議者徒見不得等位元首橫生誚恨而不知引之極地更非守節之情指斷如斯何謂無準

答曰夫陰陽陶氣剛柔賦性圓首方足容貌匪殊惻隱恥惡悠悠皆是但參體二儀必舉仁義爲端耳釋曰若謂圓首方足必同恥惻隱之實容貌匪殊皆可參體二儀蹻跖之徒亦當在三才之數邪若誠不得則不可見橫目之同便與大人同列悠悠之倫品量雖齊旣云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又云力行近仁畏罪強仁若一之正位將真僞相冒莊周云天下之善人寡不善人多其分若此何謂皆是

答曰知欲限以名器慎其所假遂令惠人潔士比性於毛羣庶幾之賢同氣於介族立象之意豈其然乎釋曰名器有限良由資體不備雖欲假之疑陽謂何含靈爲人毛羣所不能同稟氣成生潔士有不得異象放其靈非象其生一之而已無乃誣漫

答曰已均被同衆云云特靈之神既異於衆得生之理何嘗暨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同衆之生名將安附若執此生名必使從衆則混成之物亦將在例邪釋曰吾前謂同於所方豈得生之可異足下答云非謂不然又曰奚取不異之生必宜爲衆是則去吾爲衆而取吾不異豈有不異而非衆哉所以復云故當殊其特靈不應異其得生耳今答又謂得生之理何嘗暨同生本於理而理異焉請問得生之理故是陰陽邪吾不見其異而足下謂未嘗暨同若有異理非復煦蒸邪則陰陽之表更有受生塗趣三世詎宜堅立使混成之生與物

同氣豈混成之謂若徒假生名莫見生實則非向言之匹言生非生
卽是有物不物李叟此說或更有其義以無詰有頗爲未類

答曰謹爲垣坊云云始云皇聖設候物之教謹順時之經將以反漸
息泰今復以方開所泰爲難未詳此將難鄙議爲譏聖人也釋曰前
觀本論自九穀以下至孔鈞不綱始知高議謂凡有宰作皆出聖人
躬爲尸匠以率先下民也孤鄙拙意自謂每所施爲動必有因聖人
從爲之節使不遷越此二懷之大斷彼我所不同吾將節其奢流故
有息泰之說足下方明備設未知於何去甚而中答又云所謂甚者
聖人固已去之不了此意故近復以所泰爲問答云未詳誰難或自
忘前報

答曰市庖之外云云夫禋瘞繭粟宗社三牲饒腳豆俎以供賓客七
十之老俟肉而飽豈得唯陳草石取備上藥而已而憂不立者非謂
洪論難持退嫌此事不可頓去於世耳釋曰神農定生周人備教旣
唱粒食又言上藥旣用犧牢又稱蘋蘩祭膳之道故無定方前舉市

庖之外復有御養者捐奪剗滄之滯以明延性不一非謂經世之事皆當取備草石然芻豢之功希至百齡芝朮之懿亟聞千歲由是言之七十之老何必謝恩於肉食但自封一域者捨此無術耳想不可頓去於世猶是前釋所云不能頓奪所滯也始獲符同敢不歸美既知不可頓去或不謂道盡於此

答曰天下寧有無形之有云云尋來旨似不嫌有鬼嘗謂鬼宜有質得無惑天竺之書說鬼別爲生類邪昔人以鬼神爲教乃列于典經布在方策鄭僑吳札亦以爲然是以雲和六變實降天神龍門九成人鬼咸格足下雅秉周禮近忽此義方詰無形之有爲支離之辯乎釋曰非唯不嫌有鬼乃謂有必有形足下不無是同處有復異是以比及質詰欲以求盡請捨天竺之說謹依中土之經又置別爲生類共議登遐精靈體狀有無固然宜報定典策之中鬼神累方所不了者非其名號比獲三論每來益衆萬鬼畢至竟未片答雖啓告周博非解企渴無形之有既不匠立徒謂支離以爲通說若以覈正爲支

離者將以浮漫爲直達乎

答曰後身著戒云云未詳所謂慈護者誰氏之子若據外書報應之說皆吾所謂權教者耳凡講求至理曾不析之聖言多採譎怪以相扶翼得無似以水濟水乎釋曰慈護之主計亦久聞其人責以誰子將以文殊釋氏和謂報應之說皆是權教權道隱深非聖不盡雖子通識慮亦未見其極吾疲於推求而足下逸於獨了良有惡然若權教所言皆爲欺妄則自然之中無復報應吾懦於擊決足下烈於專斷亦又懼焉神高聽卑庸可誣哉想云聖言者必姬孔之誥今之所談皆其信順之事而謂曾不析之復是未經詳思來論立姬廢釋故吾引釋符姬答不越問未覺多採由金日磾不生華壤何限九服之外不有窮理之人內外爲判誠亦難乎若自信其度獨思耳目習識之表皆爲譎怪則吾亦已矣

答曰又云物無妄然必以類感云云斯言果然則類感之物輕重必侔影表之勢脩短有度致飾土木不發慈愍之心順時蒐狩未根慘

虐之性天宮華樂焉賞而上升地獄幽苦奚罰而淪陷唱言窮軒輕
立法無衡石一至於此釋曰影表之說以徵感報來意疑不必侷嫌
其無度卽復除福應也福應非他氣數所生若滅福應卽無氣數矣
足下功存步驗而還伐所知想信道爲心者必不至此若謂不慈於
土木之飾有甚於順時之殺者無乃大負夫人之心黃屋玉璽非必
堯舜之情崇居麗養豈是釋迦之意責天宮之賞求地獄之罰頗類
昔人亞夫之詰英布之問有味乎其言此蓋衆息心之所詳吾可得
而略之

答曰且阿保傳愛慎及溷腴良庖提刀情怵介族彼聖人者明並日
月化關三統若令報應必符亦何妨於教而緘局羲唐之紀埋閉周
孔之世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遺彼天廚甘
此芻豢曾無拯溺之仁橫成納隍之酷其爲不然宜簡淵慮若謂窮
神之智猶有不盡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於侮聖釋曰知謂報應之
義緘羲周之世以此推求爲不符之證羲唐邈矣人莫之詳尙書所

載不過數篇方言德刑之美違記禍福之源今帝典王策猶不書性命之事而微闕文以爲古必無之斯亦師心之過也且信順殃慶咸列姬孔之籍謂之埋閉如小逕并但言有遠近教有淺深故使智者與此而奪彼邪夫生必有欲欲必有求欲歎則爭求給則恬爭則相害恬則相安網罟之設將蠲害以取安乎且畋漁牲牢其事不異足下前答已知牲牢不可頓去於今世復謂畋漁不可獨棄於古未爲通類矣好生惡死每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人尙矣何爲犯順而居逆哉是知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爲之制耳聖靈雖茂無以叡蒙昏之心弱喪之民何可勝論罪罰之來將物自取之事遠難致不由天廚見遺物近易耽故常芻豢是甘採瀨出隍衆哲所共但化物不同非道之異不盡之讓亦如過當子長愛奇本不類此

答曰足下論仁義則云情之者少利之者多言施惠則詐其遺賢忘報在情旣少孰能遺賢利之者多曷云忘報若能推樂施之士以期

欲仁之疇演忘報之意引向義之心則義實在斯求仁不遠釋曰情
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聞之莊書非直孤說未獲詳校遽見彈責夫
在情既少利之者多不能遺賢曷云忘報實吾前後勤勤以爲不得
配擬二儀者耳復非篤論所應據正若樂施忘報卽爲體仁忘報而
施便爲合義可去欲字并除向名在斯不遠誰不是慕
答曰濟有生之類云云斯旨宏誕非本論所及無乃秦師將遁行人
言肆乎釋曰足下論挾姬釋吾亦答兼戎周足下以此抑彼謂福及
高門吾伸彼釋此云慶周北之物足下據此所見謂祚止公侯吾信
彼所聞云尊冠百神本議是爭曷云不及夫論難之本以易奪爲體
失之己外輒云宏誕求理之塗幾乎塞矣師遁言肆或不在此

答曰豈其相迫居吾語子聖人在下不與百神爭長有始有卒焉得
無死之地云云釋曰豈其相迫一何務德居吾語子又何壯辭凡爲
物之長豈爭之所得非唯不爭必將下之不可見尊冠百神便謂與
百神爭長無乃取之滕薛棄之體仁和謂物有始卒無不死之地求

之域內實如來趣前釋所謂勝類諸區有誠亦宜然者也至如山經所圖仙傳所記事關世載已不可原況復道絕恆情理隔常照必以於我不然皆當絕棄此又所不得安

答曰夫辨章幽明研精庶物云云釋曰逮省此章盛陳列代文博體周頗善師法歌誦聖世足爲繁聲討求道義未是要說耳昔在幼壯微涉羣紀皇王之軌賢智之迹側聞其略敢辱其詳惠示之篤實勤執事

答曰何必陋積慶之延祚希無驗於來生蹲膜揖讓終不並足竊願吾子捨兼而遵一云云釋曰不陋積慶已伸信順之條貫希來生之亦具感報之說藻袞大裘同用一體蹲膜揖讓何爲不俱行一世理有可兼無謂宜捨

答曰蜀梁二叔也人驛胥之譬非本論所經故不復具云釋曰近此數條聊發戲端亦猶越人問布見採於前談肆業及之無相多怪然二叔爲問欲以却編戶之疑沒而不答誠有望焉足下連國雲從宏

論風行吾幽生孤說每獲竊議此之不侔事有固然實由通才所共
者理歛忘其煩貪復息心

弘明集卷第四

音釋 弘第四

蹟幽深也 躡麤初生曰麤 斃毗祭切 荻古來切 躡武移切 躡魚傑

生曰 剗剗傾畦切 剗苦胡 澹以灼切 內肉湯剗 剗郎古切 颺余亮

飛物 遜徒困切 曉許堯切 躡許良切 怵辛聿切 軼夷質切 躡居

略切 躡之石切 煦香句切 躡並人名 煦香句切